



【顺其自然】

小区里的鸟

□孙道荣

我们小区里的鸟，忽然不那么怕人了。

有人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信息，说一只小鸟飞到了她家阳台上，先是站在栏杆上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最后竟然飞进了她家里。她当时正在阳台上晾衣服，鸟肯定也看见了她。鸟看见了她，还敢当着她的面，飞进她家里，这真是太稀奇了。弄得她都不敢回家。她说，她倒不是害怕鸟，而是担心，她这时候走回家里，会不会吓着这个小客人？

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20年，是最早那批搬进来，并一直住在这里的人。住这个小区的居民比较稳定，有几位邻居，我刚搬进来时他们还年轻，现在都已升级做爷爷奶奶了。小区里的小孩子越来越多，他们多是在这个小区里出生的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刚搬来的时候小区的样子。那时候小区一切都是新的，楼房是新的，园区的道路是新的，路灯是新的，住户是新的。小区里的绿化做得很好，绿化率是我们这个新小区最大的卖点和亮点。但是，刚移植来的树木，为了易于成活，大多被修了枝，秃头秃脑的，样子看起来像一个刚被大人硬拉去剪了头发的孩子，有点委屈，有点不情愿，有点不自然。印象里偌大的小区，没有一只鸟，鸟可不喜欢一棵棵光秃秃的树。再说，那时候几乎天天有人装修或搬家，动静都很大，还有人搬家的时候放鞭炮。即使有一只鸟，飞过我们小区的时候，好奇地瞥了一眼，打算落下来，在这里安家，恐怕也会被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吓飞。

几年之后，小区楼房的外墙慢慢老旧了、斑白了，新小区渐渐成了次新小区、老小区。小区里的草啊，树啊，花啊，却越来越茂盛，越来越葱郁。有人数过，到了春天，我们这个小区里，盛开的各种花就有二十多种。你在小区里散步，空气里不再是刺鼻的油漆味，也闻不到什么汽车的尾气味，而是花草和树叶的香味，以及从谁家厨房敞开的窗户里飘出来的饭香。像所有的居民小区一样，我们这个小区的生活味，是越来越浓郁了。

最大的变化，是分散在小区里的那些大树。它们重新长出了茂密的树冠，郁郁葱葱，在小区里各自圈一大块树荫。老人们喜欢在树荫下歇息，说着闲话，小孩子们喜欢在树荫间滑滑板，踢小皮球。淘气的孩子，还学会了爬树，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谁家的大人一声呵斥，吓得孩子从树枝上一溜烟滑了下来。树冠之上，也一阵骚动，响起“扑棱棱”的振翅声。人们抬头，看见了几只飞起来的鸟，像几片树叶，在半空翻飞。

谁也没有留意，我们这个小区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还搬来了一群新邻居——那些小鸟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它们的胆子很小。有人

从一棵树下走过，远远地它们就飞走了。谁家电视的声音放得有点大，也会把一只刚落在树枝上的小鸟，吓得重新飞起来。也不知道这些小鸟是从遥远的乡下飞来的，还是从十几公里外的公园路过的。它们飞过我们小区时，俯身一看，哎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树啊，它们就落了下来，看看能不能安家落户。有的鸟，可能会被一声响动，吓得就飞走了；也有胆大的鸟，只是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它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看看下面的那个人，似乎并没有伤害它的意思，它就放心了。

一只鸟定居下来了，又一只鸟飞来了。小区里树多，草多，花多，虫子也多，果子也多，不愁吃的。一根树枝，就是它们的床；一片树叶，就是它们的房顶。它们的需求，比住在这里的人，简单多了。

大多数的時候，我们只听到它们的叫声，叽叽喳喳，也不知道它们是在聊天，还是在求偶。但它们能看得见我们，就算你住在28楼，它也可以飞得比你高。如果一只鸟愿意的话，它可以看见并记得我们每个人的脸。我们却不认识它们。我家住二楼，大多数的树枝都比我家高，那些鸟声，就像瀑布一样，每天早晨就挂在我家窗前，把我唤醒。我在这个小区里的幸福感，很大一部分源于此，它让我感觉像穿越到了童年，那些宁静的乡村时光。

我一直好奇，这些鸟，是像我一样，落户在这里了呢，还是像我对门那几位群租客，只是偶尔寄居于此。我每天得离开小区，去很远的地方工作，直到很晚才能回来。那么这些鸟呢，它们会飞到别的小区串门，捕食或约会吗？这个城市越来越大，乡村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，它们如果飞出去了，还找得到回来的路吗？或许随着城市的环保，绿化越来越好，它们不管去了哪个小区都能安稳地落脚。

我们在我们小区，还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近一只鸟。它们现在还只是住在小区某棵大树的树枝上，与我们保持着礼貌的距离。偶尔也会有一只鸟，从树枝上飞下来，休憩在小区的某个座椅背上，那样子真傲娇。不过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它们就会飞走，把靠背椅留给我们。但它飞走的样子，并不惊慌，就像小区里的流浪猫，看到有人走过，就会躲到矮树丛里；但等人一走过，它们就迈着猫步出来了。在树枝上的鸟和矮树丛里的猫看来，这个小区是我们的，也是它们的。

它们不再那么惧怕人，这无疑是在让我们释然和开心的事。地球从来不是独属人类的方舟，当我们学会在混凝土森林里为其他生命留出生境，那些振翅的声音、草木的芬芳，都是最珍贵的回馈。植树节，或许我们补种的不只是树木，更是对万物有灵的敬畏之心。

□高军

过去在老家种地，印象最深的是清除麦田中的麦蒿。

麦蒿，学名播娘蒿、甜苣苋等，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。秋天麦苗出土的时候不见踪影，春天小麦返青时节也很难看到。它就像隐藏很深的潜伏者，在小麦拔节的时候偷偷开始窜高，与小麦争夺养分，并快速超过麦苗高度，最终随着小麦同时成熟。籽粒很小，极易落入土壤，也有少部分“埋伏”在麦粒之间，第二年又随着小麦生长起来。作为麦田恶性杂草，不及时清除会影响小麦的生长，造成严重减产。

记得那时候，小麦长到接近膝盖高的时候，两天就要到麦田巡查一次，清除麦蒿。远远望去，麦子浓密墨绿，紧密簇拥，不断拔高，其间杂有一些突兀的鹅黄色多分枝直立茎叶，有的已开出淡黄花——这就是后来居上的麦蒿。直奔过去，将其连根拔起，抛至田埂曝晒即可。我们家和乡亲们的麦田里，显得干净单纯，绝对不会出现一棵麦蒿，都是纯一色的小麦。

悲哀的是，很多人谈论麦蒿，喜欢引经据典，又不加深究，貌似很有学问，却是断章取义，以讹传讹，造成误导。他们最爱拿着《诗经》中出现的“莪”说事，说莪俗名抱娘蒿，也叫播娘蒿，就是麦蒿。如“菁菁者莪，在彼中沚。既见君子，我心则喜”（《小雅·菁菁者莪》），如“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”（《小雅·蓼莪》）。并引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“莪，抱根丛生，俗谓之抱娘蒿是也。”清代考据学家戴震说：“按莪，俗呼抱娘蒿，可知诗之取义矣。”其实，播娘蒿和抱娘蒿是两种植物。播娘蒿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当年发芽、生长、种子成熟。抱娘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地上部分每年死亡，第二年春再从地下部分长出新枝，开花结实。对抱娘蒿，李时珍说得很清楚，它的特点是“抱根丛生”，这个“抱”字才引发出有关母亲的话题，符合《小雅·蓼莪》所写。王西楼有诗有画的《野菜谱》收载野菜六十种，每种各列一图一诗，其中就有抱娘蒿。在《野菜谱·其三十一》有：“抱娘(娘)蒿，结根牢，解不散，如漆胶。君不见昨朝儿卖客船上，儿抱娘(娘)哭不肯放。”前边有小注：“丛生，故名，二三月采，熟食。”这都说的是抱娘蒿。明朝朱橚《救荒本草》里写播娘蒿，“苗高二尺许，茎似黄蒿茎，其叶碎，有茸细如针，色颇黄绿。”“嫩则可食，老则为柴，苗叶苔。”通过以上区分，可以看出，播娘蒿就是麦蒿，而抱娘蒿则另有所属，是茵陈(也叫白蒿)。茵陈除用作中药外，也是可以食用的，尽管有烈香，但凉拌、炒制、熬粥都可以。所以很容易把两者弄混淆。

每年一到春天，我和妻子总爱食用麦蒿，会走向田野去寻找它的身影。有一次，在一块种植大棚蔬菜的地头上，找到了一片散乱生长着的麦蒿，我们高兴地采了一些。回到家中去掉杂质，放在开水中，鹅黄色的麦蒿竟然华丽转身，变成了水灵灵的油绿色，简直就像水头足的翠玉一样，竟然有了透明度，可爱极了。用它拌猪肉馅包了水饺，捞入青花瓷盘中，用筷子夹起来轻轻咬一口，植物的清香和猪肉的香味有机交织，似乎蓝天白云下春天的气息、田野的气息全都弥漫了出来，十分和谐。当然，挑选出嫩嫩的茎秆，切成寸段炒食，或叶茎一起凉拌，也同样都是鲜味无比的美食。

有一次，我们出去踏青。在一条河流转弯处，左侧是连绵的山，右侧是一片冲积小平原，耕地中都是正在拔节的小麦。但这里的麦田管理很不平衡，其中有一块地竟然鹅黄一片。开始我们认为种的其他植物，待我们走近一看，麦蒿长得十分茂盛，小麦棵低矮如败军。难道主人外出打工了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对土地的一种亵渎，是对庄稼的一种不尊重。我们心疼地在这块地里拔了半天，但无奈实在太多、太密了。眼看夕阳就要落山，面对这片麦蒿疯长的麦田，我们突然觉得非常沮丧，将拔出的麦蒿全部扔在地头，沉默无语地返回了。食用麦蒿的心情，必须是在打理好庄稼的前提下，才会有愉悦感。麦蒿，麦蒿，作为恶性杂草，你的疯长是对种田人的羞辱和蔑视。

麦蒿种子中药名叫苧苋子，能下气行水，治肺壅喘急，咳嗽痰涎，水肿胀满等。每年都有收购，有人专门采集出售，收入也相当可观。作为中药材种植当然可以，若侵占良田绝对不被允许。

春天已经来临，麦蒿又要旺盛生长起来了。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齐鲁文化之星)

【本草春秋】

麦蒿疯长